

百 日 緣

楚 劇 演 出 本

中 南 代 表 團 演 出

中央文化部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印發

百日緣

(楚劇)

人物：

董永——小生扮——簡稱「董」

張七姐——花旦扮——簡稱「張」

(董永先上，張七姐隨上。)

董：(唱「仙腔」)

七月十五是中元，

家家戶戶祭祖先。

爹娘死後百日滿，

我帶娘子回家去祭掃墳園。

娘子在後面走得慢，

等她來到同奔陽關。

張：(唱)

與董郎配夫妻情深義厚，

恨父王御旨下拆散鴛鴦。

董郎夫他在那前面行走，

那知道張七女要歸斗牛。

將身來在三岔路口，

請董郎慢慢走暫把步留。

娘子爲何停步不走？

張：我兩腿酸軟難以還路。

董：待我去僱一輛驢馬車轎送你回家。

張：不用了。

董：爲何不用？

張：我可以緩緩而走。

董：想是箇儉爲夫的金錢，待我攙扶你慢慢行走。

張：有勞董郎，不用攙扶了。

董：(笑介)哈哈。

張：(唱「仙腔」)

董郎夫凡間人那解其意，

怎知道夫妻們要頃刻分離。

與董郎結夫妻好有一比，

我和你比鴛鴦不差分厘，

雌鴛鴦被鷹抓騰空飛去，

只地下雄鴛鴦好不孤悽！

抬頭又見槐蔭樹，

董郎夫且慢走在此歇息。

董：娘子爲何又不走了？

張：看起來你是個無義之人哪！

董：怎見得我是個無義之人？

張：夫妻從前成配，多虧槐蔭爲媒，如今路過槐蔭，

怎不謝媒呢？

董：噫！噫！若不是娘子提起，我險些忘記此事，

如此說來，豈不要轉彎？

張：理應轉去。

董：來來來，我帶娘子一同轉去謝媒。這正是：爲人不可忘根本。

張：飲水要念類非人。

董：來此已是槐蔭樹，娘子，你我上前多拜幾拜。

張：董郎，你妻身懷有孕，不能全禮，你替我代拜幾拜。

董：呀，娘子身懷有孕麼？哈哈！你既不能全禮，我與你多拜幾拜，也是應該的呀！

（唱「仙腔」）

董永上前忙下拜，

拜一拜槐蔭老媒人，

多虧你與我爲媒證，

夫妻結髮恩情深，

比目魚連理枝成變成對，

縱然是海枯石爛也不離分。

拜罷槐蔭喜盈盈……

張：（唱）

夫妻們在樹下再叙寒溫。

董郎，天氣尚早，你在此談叙一時可好？

董：好。待我拂去石塊上的灰塵，坐下叙談。

張：董郎，你看那傅家員外爲人如何？

董：咳，那還要問嗎？自從我賣身葬父，我做叔、

你爲婢，那得片刻安閑？若不是娘子一夜織成

十疋綾絹，百日之後，他怎能放你回家祭祖？

張：他不是說要置酒與你餞行嗎？

董：笑話，他豈肯與我餞行。倒是府下的兄弟們，

打的打酒，辦的辦菜，臨行之時，實在有些難

分難括。

張：你一定多吃了幾杯酒呀？

董：你知道爲夫早就戒酒不飲。

張：我看你滿臉通紅。

董：娘子你也是紅光滿面呀？

張：有道是「自己難觀自己的面容」。

董：臨行之時，那些姊妹們也與你餞過行了，

你一定多喝了幾杯。

張：慢說你妻不會飲酒，就是會飲酒，今天也不能

飲酒。

董：爲什麼呢？

張：今乃母難之日，我若飲酒，豈不忘却爹娘養育

之恩。

董：噫！今天原來是娘子生誕之期，我應當給

你拜壽。恭喜娘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恭

喜你壽活一百二十歲啊！

張：天哪，天哪！

董：呀！娘子、常言道「人活七十古來稀」，我恭

喜你活一百二十歲，你還要添，添你一千歲，添你一萬歲！真是人心不足呀！哈哈……

張：董郎，你妻我，我……

董：你怎麼樣？

張：（想介，取白扇）我這裡有白扇一把，上面寫有詩句，你拿去觀看。

董：待我看來：

（吟介）

白紙招扇骨梗多，
任人分來任人合，

分合自己難作主，

美滿姻緣受折磨。（想介）

美滿姻緣受折磨？

張：董郎，你可解其意？

董：不解其意。

張：解不開嗎？

董：待我慢慢想來。（想介）

張：這、這、這、有了，我不免用這把寶扇，扇來一對鴛鴦，打動於他。鴛鴦何在？董郎，你看

那河坡上面是什麼？

董：乃是一對鴛鴦。

張：你看他倆倒是成雙配對。

董：嗯，我們夫妻還不是一樣。

（看七姐介）

張：你妻能把牠拆散。

董：娘子話說那裡，此鳥雖是禽類，白日間並翅而飛，到晚來交頸而眠，就像你我夫妻同樣戀愛，你怎能拆散牠們？

張：雖然是恩愛夫妻，一樣能够把牠拆散。

董：拆不散的。你呀，你不要費力的好。

張：董郎你看。雌鴛鴦、雌鴛鴦，你與雄鴛鴦百日夫妻已滿，你還不與我上天。

（扇介，鴛鴦飛鳴介）

董：（驚奇介）喂嘴呀，娘子真有些妙趣，說了幾句話，雌鴛鴦就展翅飛去了。吓，娘子，河坡上只剩下雄鴛鴦，我也能叫牠飛上天去。

張：你嗎？你叫牠也不能上天呀。

董：想必我就能叫牠飛上天去！喂，雄鴛鴦雌鴛鴦，你看雌鴛鴦牠上天去了，你怎麼不上天

哪？你與我上天去罷，上天去罷！——哦，想必是

一隻鴛鴦，待我檢一塊頑石打牠上天！（打介）

張：董郎夫呀！你乃凡間之人，打死牠，牠牠也不會上天的。

董：啊，我是凡間之人，那麼你呢？

張：我嗎？……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董：你是我董永的妻子呀。

張：妻子，唉！妻子倒是你的妻子，怎奈我……

董：你怎麼樣呀？

張：我是一個仙女！

董：那我還是一個仙男呢！

張：我當真是一個仙女呀！

董：你、你、你當真是一個仙女？

張：妻如果不是仙女，怎能在傳家一夜織成十疋綾

絹？

董：那你怎麼與我凡人配合夫妻呢？

張：這是父王玉帝的旨意，只准我們配一百天的夫

妻！

董：那你要准我一百天！

張：四月初五到七月初五！

董：那只有九十天，

張：初五至十三，

董：那只有九十八天，

張：去一天來一天，

董：什麼時來？

張：午時來。

董：什麼時去？

張：午時去。

董：現在到了什麼時候？

張：已時已末！

董：你怎麼講？

張：已時已末！

董：哎呀！（唱）

鴛鴦要分散，

好夫妻要分別在頃刻之間！

想從前配夫妻娘子心願，

願跟董永到百年，

娘子一去夫妻拆散，

撇下了我好不孤單。

張：（唱）

我和你百日夫妻已滿了，

埋怨你妻也無益。

董：（唱）

非是為夫埋怨你，

主婚人不該將我欺。

張：董郎你道主婚人是那一個？

董：我怎能不記得，家住蓬萊山蓬萊洞，姓名名曰

生。

張：不是的，乃是太白李長庚。

董：怎麼講？

張：李長庚。

董：（唱）呀！

李長庚李長庚，

爲什麼天上神仙也無情！

婚姻那有一百日？

爲何當初不說明。

槐蔭你不該爲媒證，

李長庚不該來主婚，

活活逼壞小董永，

倒不如碰死在槐蔭。

張：董郎不可輕生。有道是田地不明有中人，婚姻

不明有媒人，你的媒人不就是這槐蔭樹麼？

只要你叫得槐蔭樹講話，你妻我就不上天去。

董：此話當真？

張：當真。

董：幾聲爲度？

張：三聲爲度。

董：你要聽清楚。

張：你要叫明白。

董：槐蔭樹，夫妻從前成配，聽你開口講話爲媒，

今日七姐要上天，你還要將她留下。槐蔭樹呀！

張：董郎夫呀！三聲你已叫過兩聲，這一聲我勸你

不叫也罷。

董：妻呀！夫妻從前成配，也是在這第三聲的頭上

；如今到了生離死別之時，我怎的不叫。

張：你不用勞力，叫也是無益的呀！

董：站開。槐蔭樹，槐蔭樹！呸！

(唱)

啞木頭，啞木頭，

你爲何不把我妻子來留，

先前成配你開口，

如今做了啞木頭！

恩愛夫妻難分手，

娘子帶我一同去斗牛。

張：(唱)

夫是凡間男子漢，

妻是斗牛一天仙。

南天門外禪光現，

上帝天庭把旨傳，

午時不到就要斬，

可憐你妻好慘然。

董：(唱)

夫也難來妻也難，

張：(唱)

夫妻兩難共一轍，

董：(唱)

夫難好比失羣雁，

張：(唱)

妻難好比鳳離山。

張：(唱)

夫妻哭得肝腸斷，

張：(唱)

耳聽南天門鼓樂聲喧；

午時不到就要斬，

天羅地網逃也難，

難捨董郎昇天去，

(董永昏倒介)

見郎跌倒地平川！

一見我去昏迷了，

不由七女哭喉嚨，

解下羅裙血書寫，

咬破中指當羊毫，

狠心就把中指咬，

十指連心疼痛難熬。

(轉「悲泣腔」)

上寫着拜上了董郎夫曉，

勸我的董郎夫不要心焦。

我和你百日夫妻已滿了，

你的妻有身孕腹內懷胞，

只等得春暖花香送子來到，

夫妻們要相逢二度鹊橋。

贈郎白扇無價寶，

見此扇如見妻不差分毫。

我本當寫下去血已乾了，

又聽得南天門鼓樂笙簫。

午時不到誤了卯，

新仙台上命難饒，

難捨董郎歸去了，

(哭頭)

董郎夫，我的董郎夫呀！

也罷！(掃一下)

董：(甦醒介)(唱「散板仙腔」)

適才昏迷荒郊地，

(叫介)七姐、賢妻、妻呀！

(唱)

見白扇如羅裙不見賢妻。

白扇、羅裙收拾起，

血跡斑斑難辨字跡。(想介)

說什麼她是天仙女，

配夫妻那有得只配百日？

賢妻捨夫妻情我要追了前去，

那怕那天荒地老永不分離！

(白)七姐、妻呀！你且慢走，我趕你來了！

(劇終)